



靈樞經卷之四

錢塘張志聰隱庵集註

吳嗣昌懋先

同學

姚宗士因

合參

門人王庭桂芳侯校正

口問第二十八

黃帝閒居。辟左右而問於岐伯曰。余已聞九鍼之經。論陰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岐伯避席再拜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口傳也。黃帝曰。願聞口傳。

靈樞 卷四
岐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常。論不在經者。請道其方。

九鍼之經。謂上古之鍼經。帝欲於經傳之外。而有口傳心受者。陰陽六經之外。有別走其道者。外因內因之外。有奇邪之爲病者。故設此問。辟左右者。此上帝之所貴。非其人勿傳也。伯言百病之生。不出外內二因。外因者。因于風雨寒暑。內因者。因于

喜怒驚恐飲食居處皆傷榮衛血氣陰陽經脈若不在經者請言其所在之病

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答曰衛氣晝日行於陽夜半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寫足少陰補足太陽數叶朔欠江左謂之呵欠此論陰陽之氣上下出入陽者天氣也主外主上陰者地氣也主內主下然又有升降出入之機而

欠者大呼吸
也

衛氣從少陰
而入從太陽
而出

人亦應之。人之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行於陰。則陽氣在內。陰氣在外。陽氣在下。陰氣在上。夜半一陽初升。至天明。衛行於陽。而寤。然在下之陽氣。未盡行於上。陽欲引而上。陰欲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此陰陽之上下也。日暮在外之陽氣將盡。而陰氣漸盛。則目暝而卧。平旦在外之陰氣將盡。而陽氣漸盛。則寤矣。此陰陽之外內也。當補足太陽以助陽引而上。寫足少陰以引陰氣而下。少陰

太陽標本相合。爲陰陽之主宰。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補手太陰。寫足少陰。

此言人之所受穀氣。由胃海之布散於天下者也。胃爲水穀之海。肺屬天而外主皮毛。穀入於胃。乃傳之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府。五藏六府皆以受氣。是入胃之水穀。藉肺氣轉輸於皮毛。行於藏府。如肺有故寒氣。而不能輸布。

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
氣並相逆於胃。而胃府不受。復出於胃。故呃逆也。
夫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
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是在
下之寒水上通於天者也。故當補手太陰。以助天
之陽氣。寫足少陰以下肺之寒邪。肺之寒者。乃腎
水之寒氣也。此篇論人身之應天地陰陽。奇邪之
走空竅。非外因之形寒。亦非飲冷之寒氣也。○姚
士因曰。按金匱玉函云。噦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

蓋橘之色黃臭香味甘而辛乃中土之品也。辛兼走肺皮性走皮是助胃氣走肺而外出於皮毛者也。竹性寒而凌冬不凋得冬令寒水之氣用茹者助水氣之運行於膚表不凝聚於肺中配人參甘草生薑大棗以助中土之氣先聖立方之法咸從經義得之學者引而伸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黃帝曰人之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陰氣盛而陽氣虛陰氣疾而陽氣徐陰氣盛而陽氣絕故爲唏補足太陽寫足少陰。

此論陰陽之不相和也。太陽少陰乃水火陰陽之本。雌雄相合。標本互交。若陰氣盛而陽氣虛。則陰氣疾而陽氣徐矣。陰氣疾而陽氣徐。則陰氣不能相將。而陰與陽絕矣。故當補足太陽之陽。寫足少陰之陰。以和其陰陽焉。唏者。歎歎悲咽也。蓋陽氣盛。則多喜笑。陰氣盛。則多悲哀。

黃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皮膚。陰氣盛。陽氣虛。故爲振寒。寒慄。補諸陽。

此言陽氣之在外也。諸陽之氣。主於肌表。故寒氣

客於皮膚。藉陽氣以化熱。若陰氣盛而陽氣虛。則爲振寒戰慄。當補諸陽。諸陽者。三陽也。○吳懋先曰。寒氣卽太陽寒水之氣。故當補諸陽。

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補足太陰陽明。一曰補眉本也。

此言土位中央。而氣出於上下也。寒氣客於胃。厥逆之氣。上走心爲噫。得後氣。則快然如衰。是厥氣出於胃。從脾氣而上下散。故當補足太陰陽明。以

助其分散焉。眉本乃足太陽之經。寒氣客於胃者。乃太陽寒水之氣也。一曰補太陽之陽氣於上。而客中之寒氣可散矣。○姚士因曰。腎爲水藏。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噦者。寒氣在於肺。噫者。寒氣在胃中。一寫少陰之寒。一補太陽之陽。補寫雖別。其義則同。

黃帝曰。人之嘆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於鼻。故爲嘆。補足太陽榮眉本。一曰眉上也。此言太陽之氣與心氣之相和也。太陽之上。寒水

主之少陰之上君火主之陰陽互交標本相合故
心爲陽中之太陽太陽與心氣之相合也是以陽
氣和利則上滿于心出於鼻而爲嚏鼻乃肺之竅
肺乃心之蓋也太陽之氣生於膀胱膀胱乃津液
之府陽氣和利上滿於心則陽氣盛矣故當取足
太陽之榮於眉本使津液上資則陰陽相平矣夫
太陽之氣主於膚表一曰補眉上以取太陽之氣
使氣行於外則不滿於心矣

黃帝曰人之蟬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胃不實則諸脈

虛諸脈虛。則筋脈懈惰。筋脈懈惰。則行陰用力。氣不能復。故爲蟬。因其所在。補分肉間。蟬音采

古樂府云
譬
牛蟬

陰痿而欲其
強故曰用力

此言筋脈皆本於胃府之所生也。蟬者。垂首斜傾。懈惰之態。筋脈皆本於水穀之所資養。故胃不實。則諸脈虛。諸脈虛。則筋脈懈惰。蓋經脈者。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者也。夫陽明主潤宗筋。陽明虛。則宗筋縱。是以筋脈懈惰。則陽明之氣行於宗筋。而用力於陰器矣。行陰用力。則陽明之氣不能復養於筋脈。故爲蟬。因其所在行陰。故補分肉間。以取

陽明之氣外出

宗脈者百脈
一宗

黃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宗脈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脈感。宗脈感則液道開。液道開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則泣。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補天柱經挾頸。

此言五藏之液。內濡百脈。膀胱之津。外濡空竅。夫

傷寒論曰津
液當還入胃
中

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津者也。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復還入胃中。以資藏府。是藏府膀胱之津。交相資益者也。是故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蓋液者。又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宗脈者。上液之道也。液道開而泣不止。則液竭。而濡空竅之精不能灌於目。而目不明矣。故命曰奪精。謂奪其外濡空竅之精也。當補膀胱經之天柱於挾頸間。以資津液上灌。蓋液隨氣

行者也。夫口鼻耳目皆爲空竅。故曰口鼻者氣之門戶也。謂津液隨氣而上濡空竅。故精不灌則目不明。

黃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也。

此言上焦之宗氣與下焦之生氣相通。而行呼吸者也。夫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歛約。約則不行。

利故太息以伸出之當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留之者候氣之至也蓋腎爲生氣之原少陽屬腎乃腎中所生之初陽上通於心主包絡故補手少陰心主以通上焦之氣補足少陽留之以候下焦之生氣以上交○王芳侯曰本經凡曰手少陰心主乃包絡之經以相而代行君令者也凡曰足少陽乃兼手少陽而言蓋六府皆出於足之三陽上合於手者也

黃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飲食者皆入